

是一件好玩的事。
「我怎能離開你，在這雪花飄飄的季節裡，雪撒落在銀白的山脈上，歡笑洋溢在天際……」啊！雪山行，這將是我們五人最難忘的回憶。



車子上了高速公路，窗外閃過似曾相識的景觀。車子往南，陰冷的天知空，不估是該興奮還是保持平常心。還不是一樣地——回家！

愈往南行，愈是讓路旁的景緻勾起不少回憶，是小時候的回憶；是不久前的回憶。國光號上，只聽得到空調的噪音和車子引擎聲。心想，半年了，雖不是很長的時間，但卻掩不住遊子離家數載思鄉的情懷。想像著，爸、媽、姊姊會是什麼反應；陽光是否依舊溫暖；空氣是否依然清新；房間擺飾又換新了嗎？車窗外透進來寒冬中的陽光，更讓我期待南台灣那曬紅臉頰的豔陽普照。

隆隆車聲裏，單一的音調使耳根麻痺掉。腦袋瓜裏卻翻騰著各種景象，有些是回憶，有些則是幻象，閉上眼睛，讓影象更接近，更清楚……

每個人使勁地提起沉重

的腳，往前一步踏去，沙——沙——沙——。「哇！好深的雪，你們看！霧很濃耶，要不要上去？」大夥興致勃勃地商討下一步的行程。迎著強風、濃霧，加上未知的體能極限，雪山主峰掩著霧紗，似乎在嘲笑這五個蠢蛋，步履蹣跚，面有菜色。

「Don't worry, be happy, 可以的啦！快穿好雨衣褲，把防風帽戴好，手套套上，禦寒衣物全穿上，小包包背好，眼睛瞪大，腳步踩穩，O.K., Let's go!」一名膽大心不知細不細的隊員說了一堆安慰的話，其實，他也被這陰風「殘」雪給震攝進了。但是為了保持那麼一點男子氣概，經過他的豆腐腦思考判斷之後，即鼓勵全隊勇往邁進，衝鋒陷陣……

「好黑喲！月亮不見了，不過，還有一些星星……走好！走好！你的頭燈快沒電了，趕快關掉，用我的就可以了……」
「哎呀！前面等一下，頭燈快沒電了！」「OK我們休息一下，喝點水，吃些乾糧……電池換好了嗎？」
「好冷！好冷！趕快走……」
「怎麼這麼多又路……」
「每一條路都接在一起耶！」
「東峰到了！哇！嗚呼！拍照！快！」
「YA！」
「換我拍了！」
「風好大，冷死人了，手都僵掉了！」
「快戴上手套！」
「路在那裏呀？……找找看」
「找到

了，在這裏」
「風口到了，跟緊一點，不要被風吹到山坡下去……」
「唉！怎麼有間屋子？」
「三六九啦！我們到了！」
「怎麼那麼快？是三六九嗎？用手電筒照清楚一點！」
「裏面沒有人！哇啊！嚇死人了！」
「不要驚！那是風吹起屋外鐵皮的聲音，到裏面看看……」
「天還沒亮，才五點半……好冷，有沒有東西可以升火？」
「好！我來升火……哇！有個竹畚箕和一個大木頭……可以把它當柴燒！」
「畚箕是新的耶！」
「沒關係啦！反正不燒白不燒！」
「好溫暖呀！第一個在國家公園屋內生火，真鮮！」
「快沒火了，再去找些柴來燒……」
「哇！這兩個女人怎麼睡成這樣，火都快燒到腳了還能睡得這麼熟！」
「天亮了嗎？」
「還沒！」
「哇！受不了，都是煙……趕快出去喘口氣！」
「弄熄！弄熄！咳！咳！」
「嗆死人了！」

「一大片烏雲，要走嗎？」
「等到七點，再看天氣狀況。」
「可以的啦，沒問題，只要不下雪……這波寒流很乾燥，不會下雪」
「可是……」
「穿上雨衣，像我這樣，雨褲、手套……走吧！」
「好吧！走到哪裏，不行就回來……」

車子怎麼停了！原來是

話說至花危念仁等眾家師允旌取絕妙身
法下專至後深知自己功力不足心中暗生一忽……



雪山王 練功 紀

塞車，大白天的，也會塞車，又不是什麼節日！台灣交通要檢討了。

窗外出現一片油菜花田，油菜花浪映著玻璃上我的臉影，陰冷的天空，真的有那麼一股蕭瑟感，像是失去了什麼。

小時候，家四週是一片黃土地，幾棵大芒果樹。壽山下的鐵軌旁，偶爾走過幾列隆隆的貨運火車，駛往高雄港。遠處也時常傳來大船的汽笛聲。陽光，是這南

台灣港都缺不少的一項金碧色彩。西子灣的海水是從小到大的最愛，黑色的海沙，烈日下的人潮，鹹鹹的，我永遠記那滋味。十八王公廟前，欣賞灣內海流、遠方水平線那一端——落日；冬天的餘暉最是和煦，蛋黃般的太陽，落在水平線上的貨櫃輪，象徵著「滿載」。熟悉的街坊、熟悉的市集聲、熟悉的人、熟悉的景觀、熟悉的空氣……

車內令人窒息的氣氛，

令人昏昏欲睡……

「我的膝盖會痛！」
「我的也是，慢慢走，下山最傷膝盖了……」，一男一女緩緩地朝著山下的方向走去，一會兒上坡，氣喘噓噓；一會兒下坡，卻又似上了空檔的重型車，直往前衝。他們在七卡山屋裏歇了下來，放下背包，聳聳肩，全身酸痛不已。「薑湯！快！」兩人在陰寒無人的山屋裏，合力煮沸期待已久的薑湯。嘴角呼著白氣，和著碗中升起的水氣，白白的一片。一口口吸飲著暖流到胃中。頓時，兩人心神舒暢地閒聊起來……

「唉？他們兩個怎麼那麼慢？要不要去搜救？趕快打開手機！」這兩人突然對另兩名遲歸的女隊員擔心起來，天色已暗，手機裏卻沒有對方的回應，怎麼辦！突然，屋內有了腳步聲，「是他們！」那男的說。「好冷！熱茶……」東峰下雪了，雪打在我身上……我們摸黑差點走錯路，還好有地圖判位……我下山吐了一攤，她也吐了，我們兩人都吐了……兩名女隊員可憐兮兮地訴說方才的驚險，臉部僵硬，雙頰冰冰，步伐不穩。那一男一女馬上遞上了熱茶，並坐在一旁他們的「歷劫歸來」……
次日，他們告別了七卡。拍了一張以山屋為背景的照片，拾起行囊，輕鬆地步下山去。途中，他們遇到

了社團中的伙伴，正沒命地往上走。與這群同好交換了意見之後，心中竊喜送他們上山。一路朝山下走去，路上有些溼滑，強勁的山風使整個山林怒吼起來；冬陽灑落林間路上，緩和了這等風林怒吼的詭譎。

武陵，一個充滿各種色彩的的山谷地，櫻花、三色槿、梅花……不時地傳來烏鴉叫聲「啊！啊！啊！」真悲慘的動物，難道自千古以來，牠就只能悲鳴呼喊出如此近似哀嚎的聲音。如果牠們會說話，是否會吐露出一段深埋千萬載的悲情教事，這一男三女仰天討論著……陽光、風、池水、鯉魚、花……

「中國廣播公司，第一調頻廣播網……」。張開眼，心想——高雄快到了。車上傳來了電台的音樂，正像在告訴離鄉歸來的遊子，「家」快到了，整理好你們的東西，提起精神，抬眼看窗外的家鄉。楠梓煉油廠聳立的燃氣管，一叢叢的火舌為這灰色的景象點上了一份動感；就像一張蒼白的模特兒臉上，有著輕挑火紅的唇色，那樣迷人，那麼令人心動，雙眼直視窗外遠方緩緩後移的景象，捨不得放棄掉每一眼的感受。是什麼原因讓我瞬間變得如此容易觸物生情？高雄。伴我渡過二十一個寒暑的地方，在我閉上眼的一剎那，它已不再是個「地方」，而是一幕幕鮮

活的故事，人、情、事、物所組合成的一種感覺！似乎家鄉的每一個景觀，每一條街道，每一片天空，我都能有訴說不完的故事，伴我走過二十一年的故事。

下了車，踏上地面的第一個感覺——想哭，嘴角卻不經意地往上一飄，大笑。我怎麼會傻到離開這麼可愛的地方如此久呢？

一路上，不想搭車，只想從車站步回家，看看路旁的商店、馬路、街道，回想曾經佇足過的地方，瘋狂過好過的地方。高中母校、羊蹄甲紅磚道、光統書局、窩過一年的補習班、從前常跑的 Seven-Eleven、國中母校、享譽國際的愛河、愛河畔的「流鶯」保護區、沒落的鹽埕舊街、五福四路……

從前的黃土地，現在已是樓房林立；從前的芒果樹，現在已是平整的柏油路面。小孩子玩的是快打旋風，家家戶戶透窗而出的聲音是時下流行的卡拉OK。南台灣的正陽，依舊普照、隆隆的火車聲、遠方輪船的汽笛聲仍然傳送在這鹹鹹的空氣裏。

打開房間的窗子，灑進午後的陽光。雖然是冬季，但皮膚卻感到夏季的律動，是家的感覺，回到了熟悉的地方。坐在書桌前，振筆寫下每一刻鐘的感受。
陽光、和風、遠方的汽笛聲，閉上眼，到家了……

你騙我

世芳

話說，雪山行之後，元氣大傷，只好早早的回台中老家休養生息。一日，突接順賓來電，多荒謬啊！劈頭就一句：「你們又沒有登頂，為什麼要騙我？」天啊！大過年的，他這是那一國的話呀？他又說：「照你們下山的時間看來，你們不可能有登頂主峰呀！」「我們不能一天來回主、東峰嗎？」真真K給他流鼻血。事後，將此行說給社裡一些老前輩們聽，他們都納悶的說：「山爬得那麼累幹什麼。」

其實，單天往返主、東峰並不是我們的創舉，很多社會人士的登山會都採用此種方式。原因有二：1. 本身假期有限，2. 哭坡重裝上去的話真的會哭死的。至於我們五人怎麼也會有如此瘋狂的想法呢？根據本人的淺見，大略可歸納為兩點：1. 三六九沒水，若真要找水還要進黑森林。

2. 有彰師登山社的鼓勵（他們也是當天一早約四點左右出發，約晚上六點左右便全隊返回七卡了。基於他們是大隊卻能早早的就回來了，更令我們有信心一天來回。）所以就有了這麼瘋狂的動作出現了。
然而，這次的行動是成

功了，可是代價太大了。我本人親眼目睹咱們領隊 King 小姐製造的蘋果醬（而且原料還是我提供的），並且親自參與生產（只可惜吃得不多，生產不出來）。

話說，當月良、泓仁和櫻純先行離去之後，陪伴春芳的重責大任都由我一肩扛起了（當時我是說要陪她慢慢走，其實，真正的內幕是我也走不動了）再加上要不停的幫她擦萬金油，體力更是消耗得快，便造成了哭坡驚魂記的上演。當我和 King 好不容易抵達三六九後，執意要再前行，我就 @ * 井十 ~ \$，因為一想到來的時候多是下坡，回去的路當然就累了。累到把枯木看成成人，看成人還好，有一塊還被我看成一個阻路的大盜，心想，他要錢的話也就罷了，若他要人……把春芳給她好了（她比較 Policing）。回程中遇到許多人，有兩個人最可怕。並不是他們的長像可怕，而是說的話，其中一個是中央登山社的，以下就是實際對話的情況：某甲：「你們要回七卡？」「是的！」「可能會摸黑哦，我看你們還是在三六九過夜比較保險。」「不了，我相信可以很快就回到七卡的。」「好吧！要小心一點哦，到哭坡時，不要切到下溪谷的路。」「好！謝謝！」後來，好不容易走到哭坡頂，遇到一對老夫

雪山行後記

世芳

婦，他們是中央的雪訓教練。在他得知我們是東吳的之後，便語重心長的丟下一句話：「你們學校有一個人好像失蹤了，我們在七卡時沒見過她，而且一路上來也沒看到人。」「天啊！」（我在心裡喊著，腦中一片空白）「謝謝，你們慢走！」謝過他們之後，和春芳討論著剛聽到的事。「怎麼辦，月良不見了。」「我們一到七卡就用手機（G2）看看，看能不能聯絡到山下的人，麻煩他們聯絡技安。」

「好，那我們就走快一點！」此時，天飄起了細雪，春芳正高興著她能看到飄雪。而已經精疲力盡的我，則是提起雙腿飛奔下山，完全忽視它的存在。就在此時，又發生了一件好笑的事，想知道嗎？且聽我慢慢道來。

話說，雙芳飛奔之際，走著走著，我突然停下了下來，喜出望外的轉身對春芳說：「你看，那裡有人！」「真的嗎？」「真的，而且很像是月良。」「……」「真好，她在等我們。」「……」「月良！月良！」我一面飛奔，一面向「它」招手（請各位看官密切注意，我用的是無生物的那個代名詞）「……」「在奔至我所謂的「月良」身邊之前，春芳一語未發。「唉！是枯木」……」（我已累得不知春芳作何反應了）「唉，或許她已經平安的到了七卡了吧！我們快

點走。」此時天色漸暗，走著走著，我開始糊塗起來了。「春芳，你確定是這條嗎？還是那條？」之所以會有如此之疑問，是因為中央某甲的一句話：「小心，別切錯路！」此時天已黑，我的頭燈快沒電了，春芳則是找不到頭燈。「春芳，快點拿地圖出來。」「噢？妳的呢？」「在冰斗時被吹走了！」拿出地圖，比對了一下，確定只要往東走就對了。走著走著，我大叫：「不對，不是這條，這條是往西邊。」由此可證，我已經快不行了。「啊！對了，這是之字路，是這條沒錯！」還好，我再度清醒，並循著垃圾走，沿路直喊「這垃圾丟得好！」再加上已能看見山莊前那株蒼天古木及對山人家的燈火，心中更加篤定這是我們要走的路。

「到了，春芳，到了！你看，那是手電筒的光。」我看到了由七卡窗玻璃射出的一道光線，這對我來說，有如彩虹般燦爛。

回到七卡後，我已經不行了，手，腫得像熊掌一樣；頭，痛得像要裂開了。全身癱軟，連飲食都要依賴春芳照料。唉！慘啊！連速喝了一碗不知道是「蝦味碗糕」（台語）的東西，速速鑽進我可愛的睡袋中見周公去也！

隔天醒來，陽光燦爛，鳥語花香，恍如隔世。回首東峰，已是一片雪白了。

一定有人想知道，十九日的七卡到底住了那些人吧！那天，包括已從雪主下山來的彰師、元培醫專。還有和我們搭同一班車上來的中央、淡專，及自己開車上武陵的淡江大學的同學。當然啦，還有我們這五個英明神武的雪山登峰隊的成員。為什麼要提這件事呢？那當然是有原因的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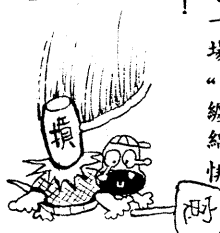
淡江那批人馬，由於，照相機故障了，我，一方面不想帶相機（因為我們已有泓仁的超級相機可供使用了），另一方面是要發揮同胞愛，便慷慨的借給他們了，這使我有幸可以聽到一件慘烈的事蹟。

話說，我下山後，回到辦公室的第二天，接獲一男子來電，原來是跟我借相機的那個人，詢問了彼此的近況之後，他才慢慢的向我說起他們所遭遇的窘境。

他們是在二十一日登雪主的，一共有兩男兩女，頂也沒登成，又因領隊本身對雪山之狀況不了解，加上回程時天色已晚，以致於在黑森林時迷了路。天又下起大雪，四個人，燒掉一個「CO2」才升起火以供取暖，好慘啊！不過，四人因共患難而友誼更加堅固。

他問我可不可以把相機賣他，我笑問，為什麼？他說他和它共度了一個生死交關的夜晚，已經有了感情了。我想，它大概已經凍壞了，所以……

好好玩哦！第二天，東吳山社雪山賞雪隊，順利登頂成功，雪，一定是比我們登峰隊上去時要多啊！因為前一夜下了一場「纏綿悱惻」的雪呢！



天啊！這是什麼隊伍

【中廣蜘蛛網 實況報導】

3月26日，逐鹿山開隊前夕。五點半，正雄來電詢問狀況如何，是否回來了？社辦中，子文焦急的等待著貞斗的歸來。六點整，世芳催促著子文「先吃飯再說！」兩個人步出了地下室，誰也沒有想到，有一個壞消息已經在社辦等著了！

酒足飯飽，子文和世芳信步踱回地下室。美香：「子文，貞斗又失敗了！」天啊！真是晴天霹靂。如此「阿斗」之名不脛而走，看著留言本上鴻駿對美香所留之語的眉批——扶不起的阿斗，心中浮上了連文章都出動了竟然還是失敗，難道貞斗真的扶不起？於是慫恿子文換地方。正猶豫中，技安來了，建議了個可爬山可採果的路線——東眼——志繼。子文動搖的心再次被蠱惑。一遭COPY地圖，一遭

等著貞斗的歸來。望著臨行前送他的登頂葡萄柚，埋怨著他忘了帶走它。「誰叫他不帶走我送的登頂葡萄柚，難怪沒辦法登頂！」子文無奈的在留言本上寫下：我的痛，怎麼形容，一生錯，聽了X雄的話。這期間每聽到有腳步聲，子文就抬頭，見不是貞斗，便失望的繼續黏地圖。等到8：15，子文該去上課，就不等了，一切等明天便可知曉。這已是逐鹿開隊前的第三次探山了。

一探：子文、貞斗 遇一赤尾青竹絲，便撤退了。（尚未走到三叉口）

二探：子文 至三叉口（卡保—逐鹿—熊空）。

三探：貞斗、文章、智舟、佩澄、宜昌、宗益 至主稜。

三次失敗最主要的因素，就筆者之觀察乃時間是也！

3月27日，昨日的一場大雨，換來了這天的晴朗。原本想可以到雙溪糜爛一下的，心中大悅。誰知，車行至大義橋便無法前行了，趨前一探究竟，原來是昨夜大雨，一輛電信局工程車駛進了溪谷，今天，來了一輛大吊車，於是全線不通。由於不知工程會進行多久，便在啓隆的慫恿下，轉進五寮尖。唉！逐鹿就這麼成了子文心中永不可觸動的傷口。只是可憐了那條蛇，犧牲得太沒有價值了。

事後，子文語重心長的說，下次不要隨便聽信耆老的話，這次就算是一個經驗吧！

瀟灑曠嘴行

貞斗

7:45 校本部門口集合完畢，出發！

7:55 也許是昨晚睡好，迷迷糊糊的，我們的嚮導大人——宗益居然帶錯了路。山路陡峭，平時疏於保養的機車，紛紛呈現疲態，家駒的愛車，很不幸的，就掛在路邊。

8:15 到達登山口。

8:55 走了將近四十分鐘的步道，忽然，在不見天日密林中，響起了一連串銀鈴般的鳥鳴，許多不知名的鳥兒，在枝葉間穿梭飛翔，無奈本人才疏學淺，只認得其中一種「繡眼畫眉」。此段路程尚未進入保護區內所以社內對野鳥觀察有興趣者，可輕鬆前往。

10:00 在小木屋中休息，木屋中的桌椅有不少遭到破壞，可見遊客的道德水準實在低落，越是大眾化的路線，自然景觀所遭破壞的程度越深，國內各知名大山的山莊附近，均是髒亂不堪，日據時代及光復初期的良好登山道德，早已被新一代的登山者拋到九霄雲外。

10:10 進入保護區，區內未有人工設施，感覺格外親切。

11:30 到達目的地——曠嘴山。山頂展望良好，加上天氣晴朗，可輕鬆看到野柳、基隆港及北海岸，眾人或坐或躺，享受大自然的溫柔。基隆港上空有二隻老鷹乘著氣流盤旋上

升，不知是否為「老鷹的故事」一書中的主角。基隆港的老鷹，因受到人的侵擾，已經分成兩大族群，遷移到台北縣的山區舉行「晚點名」儀式。不過老鷹的棲地雖然移到台北縣的山區，但海岸線仍有不少老鷹飛翔，可見港灣地區仍為老鷹的主要覓食區，但如果港灣水域的污染再不改善，則鷹群就再也不會在港灣上空出現了。

後記：歸途中，心中反覆的思索一件事——登山活動對自然生態的影響，常常是一有新路線被走出之後，繼之則是後來的隊伍紛至沓來，而破壞與污染亦接踵而至。等到新路線不再新鮮之後，就會有另一條新路線被找出來，如此的反覆循環。台灣的山，正被快速的污染中。由衷的希望，社團的任何登山活動，都能在離開的時候，把帶來的垃圾與任何不屬於山的東西，全部帶走。我想，對於一個真正愛山的人來說，這些事情，是不能不做的。

作者側寫

方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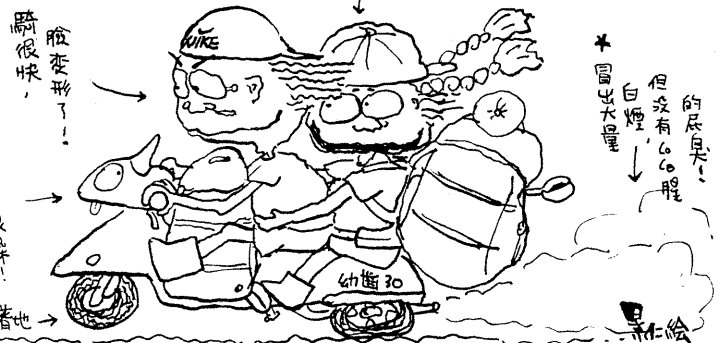
一日，在社團中：「為什麼要燒垃圾？應該要把它帶下山才對。」「燒掉總比留在那裡好吧！」「可是會污染空氣的，真是不道德！」

我們這個貞斗兄，就是這樣。有什麼就說什麼，而且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。看了這篇曠嘴遊記，滿腹的勞騷多於興奮，一會兒說新一代的登山者登山道德低落，一會兒又說老

鷹快沒良木可棲了。而，垃圾該燒嗎？這是貞斗兄引發的另外一個問題，大家可以好好的想想。

但後座很危險！但仍需保持微笑！

機車登山寫真



曠嘴山遊記

CHINGA STEEL

今天真是個大好天！萬里無雲。當十輛左右的機車「浩浩蕩蕩」地從本部大門出發後，各車的性能便一一展現出來。艷陽高照，真是出遊的好日子。大金鋼的豪邁一二五在載了我以後也豪邁不起來了！只能在上坡緩慢移動。不過比起另一台在山下就已經「菜」起來的車子，我們還算是不錯的呢！

從登山口一出發，領隊美香就「任務提示」：我們此次活動要「闖入」（潛入比較好聽）曠嘴山。巡山員如果問起來就說：「我們迷路了！」或裝作一副無知相。這實在是太刺激了！這種抓到次一個人就要罰一萬五的「遊戲」實在昂貴。不過，既然領隊敢帶隊，那他一定有辦法「搞定」的！（身上搞不好有好幾萬塊！）一路上，有艷陽高照，也有濃蔭遮天，還聽到竹雞「雞狗乖、雞狗乖」的叫聲——真是生「雞」昂然啊！而頂山、石梯嶺附近，大概因為是有牛吃草關係，草皮都像像高爾夫球場一樣地平整。加上窪地積了一些水，再加上丘陵起伏，山頭突起，看起來就像是一座很大的高球場！不過，還好這塊土地沒有被「圈起來」，否則，我們的升斗小民們，又要少了一塊可供踏青之地了！

到了曠嘴山登山口，無視每人一萬五的「威脅」，有人負責把風，大家悄悄地就進去了。一路上看到的許多不知名的植物。這些植物很多都和外頭（保護區）的有很大差異。光是蕨類看到三種。葉片生長排列方式有銳角、三角形（姬蕨）、長方形等，物種的複雜可見一般。還有一種菇，長在乾了的牛糞上，據大家「觀察」後得出一個結論——如果牛糞越大，「它」也越大！（沿途看見好幾個）這要是在遠處不知情的人看了，可能還會以為是牛糞上「開」了一朵花呢！

在乾溝與草地的交替後，我們終於揮汗如雨、氣喘呼呼的來到山頂。在雨傘的遮蔽下，大家一面吃著午餐，一面懶洋洋地四下觀望。望東有基隆和海上小島，野柳也向海沿伸出陸地，金山的岸邊白線是什麼？在「望遠鏡」的印證下，答案是海浪。於是，北方的海岸線收入眼底。車子、房屋小如螞蟻。在山頂忽然覺得台灣原來是這麼小。在印象中很遠的地方，也可以感到近在眼前！這時候真想變成巨人，擁抱這片土地。記得王贛駿（第一個上太空的中國人）在他的書裡提到：「太空人們都認為，應該讓那些政治領袖上太空來看看地球（十分美麗），這樣，他們大概會少爭權奪利一些。」人們是不是也該常常上山來看一看生養我們的大地，然後更愛它一些呢？

下山時，陡上變成陡下，難行的乾泥地讓大家頻頻「蓋章」。正在大家大口喘氣的當兒，一位身著運動衣的先生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，像問口供似的一下子問了好幾個問題。正在大家準備開支票付款的時候，他說：「我也是偷跑進來的」。真是有驚無險。心臟不好的人搞不好已經休克了。

在「踢」數小時後，終回到登山口。此時登山口已經由原有的小貓兩三隻變成菜市場呢！一派典型的「遊樂區」模樣。可憐的台北人，在都市擠過了，還得上山來擠。跨上座騎，大家互道再見後，又回到十里紅塵中。